



冰心



寒夜的橘灯

冰心作品朗诵

十五"国家重点音像出版物规划项目



湖南出版集团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配乐朗诵冰心作品

中国名家诗文精品欣赏

寒夜的橘灯

赏析
朗诵
丁建华
田中阳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重要启事

我社已委托中国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中心湖南分中心向本系列出版物的著作权人或其法定继承人转付稿酬。请收到稿酬者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奉赠样碟。

寒夜的橘灯——配乐朗诵冰心作品

CD / 附朗诵赏析文本

朗诵：丁建华

赏析：田中阳

责任编辑：施蓉

配乐：向殷

录音：魏曾建

合成：刘如虹 覃小惕

装帧设计：卞江、李卫平、朱永红

出版：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新闻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410005

电话：0731-2224635 2231197（传真）

E-MAIL: xiangyin1@hotmail.com

营销企划：大鹏湘音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

监制：巫皖平

出品人：谢柳青

ISRC CN-F10-97-0015-0/A·II

ISBN 7-88479-011-4

定价：18.00元（CD配书）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更换
电话0731-2221146）

冰心 (1900——1999) 原名谢婉莹，原籍福建省

长乐县，出生于福州市一个海军军官家庭。童年时代的海边生活，对她以后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13年随家到北京，次年入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子中学读书，受到基督教教义的熏陶。1918年从该校毕业，考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学习，不久入燕京大学就读，受到《新青年》所宣传的“民主”和“科学”新思潮的教育和鼓舞，由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1923年赴美留学，1926年返国，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任教。抗战时期，迁居云南、重庆。1946年冬，冰心全家去日本，在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1951年回国，以后以主要精力为孩子们写作。

在冰心小说、诗歌和散文的创作中，以散文创作成就最高。赞颂母爱、童真和大自然，表达对祖国、故乡的眷恋，是她散文最基本的主题。她一生创作了六百多篇散文。《笑》是冰心最早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引人注目的美文。冰心奉行“爱的哲学”，在散文创作中塑造了纯真的自我形象。她所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挚情感，无论是大海的深情、异域的风光，还是母爱的恩慈、姐弟的情谊，都映照出她的自我形象。冰心散文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柔婉细腻的抒情笔调，明朗清新又略带忧愁的情感色彩，清新、典雅的语言和情景交融的意境，构成了所谓“冰心体”散文的风格特色。

冰心的诗歌也表达和她的散文同样的主题。她有诗集《繁星》、《春水》，共收入诗歌346首。在艺术形式上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较大，以含蓄、温婉、典雅、清丽著称。冰心说她的“诗的女神”是：“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人们把她的这种诗称为“繁星体”或“春水体”，足见冰心诗歌影响之大。

目 录

笑.....	(1)
梦.....	(3)
寄小读者(一).....	(5)
寄小读者(二).....	(7)
纸船.....	(9)
诗的女神.....	(10)
往事(一).....	(12)
往事(二) • 1 •	(14)
往事(二) • 8 •	(16)

笑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的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入。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照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

严闭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山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垅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儿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

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绾在一起。

这时心下光明澄静，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作品在读者面前呈现了三幅动人的画面：室内月儿幽辉中安琪儿的微笑，古道新月照临下村童的微笑以及海边月儿初开时茅舍老妇的微笑，三幅画面都“融化在爱的调和里”。冰心热情礼赞这种打破时空、无分尊卑的泛爱。作品不施藻饰，不加雕琢，只是随意点染，却构建了一个令人陶醉的宁谧澄静的境界。

梦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梦罢了！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服，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骑在很高大的白马上，在海岸边缓辔徐行的时候，心里只充满了壮美的快感，几曾想到现在的自己，是这般的静寂，只拿着一枝笔儿，写她幻想中的情绪呢？

她男装到了十岁，十岁以前，她父亲常常带她去参与那军人娱乐的宴会。朋友们一见都夸奖说：“好英武的一个小军人！今年几岁了？”父亲先一面答应着，临走时才微笑说：“他是我的儿子，但也是我的女儿。”

她会打走队的鼓，会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枪里的机关。也会将很大的炮弹，旋进炮腔里。五六年父亲身畔无意中的训练，真将她做成很矫健的小军人了。

别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点都不爱。这也难怪她，她的四围并没有别的女伴，偶然看见山下经过的几个村里的小姑娘，穿着大红大绿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里，她无从知道她们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马，便堪过尽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琐碎烦腻呵！当探海的电灯射在浩浩无边的大海上，发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灯影下，旗影下，两排儿沉豪英毅的军官，在剑佩铿锵的声里，整齐严肃的一同举起杯来，祝中国万岁的时候，这光景，是怎样的使人涌出慷慨的快乐的眼泪呢？

她这梦也应当到了醒觉的时候了！人生就是一梦么？

十岁回到故乡去，换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群中，学到了女儿情性：五色的丝线，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计的；香的，美丽的花，是要插在头上的；镜子是妆束完时要照

一照的；在众人中间坐着，是要说些很细腻很温柔的话的；眼泪是时常要落下来的。女孩子是总有点脾气，带点娇贵的样子的。这也是很新颖，很能造就她的环境——但她父亲送给她的一把佩刀，还长日挂在窗前。拔出鞘来，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马呵，海岸呵，荷枪的军人呵……模糊中有无穷的怅惘。姊妹们在窗外唤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几点无聊的眼泪。

她后悔么？也许是，但有谁知道呢！军人的生活，是怎样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黄昏时营幕里吹出来的笛声，不更是抑扬凄婉么？世界上软款温柔的境地，难道只有女孩儿可以占有么？海上的月夜，星夜，眺台独立倚枪翘首的时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静了，海也浓睡了，——“海天以外的家！”这时的情怀，是诗人的还是军人的呢？是两缕悲壮的丝交纠之点呵！

除了几点无聊的英雄泪，还有甚么？她安于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儿般的循环，或者便从“将来”，又走向“过去”的道上去，但这也是无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遗留于她现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矫强的性质了——她依旧是喜欢看那整齐的步伐，听那悲壮的军笛。但与其说她是喜欢看，喜欢听，不如说她是怕看，怕听罢。

· 横刀跃马，和执笔沉思的她，原都是一个人，然而时代将这些事隔开了……

童年！只是一个深刻的梦么？



作品表现了作者对如梦的美好童年生涯的追忆，抒发了一种缱绻不已的惆怅情感。对童真、童心的向往，是作品的基本情调，亦寄托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作品像一首淡雅典丽的抒情诗。柔情似水，轻轻漫染；低回倾诉，有如一支宛转轻盈的抒情乐曲。

寄小读者

(一)

亲爱的小朋友：

八月十七日的下午，约克逊号邮船无数的窗眼里，飞出五色飘扬的纸带，远远的抛到岸上，任凭送别的人牵住的时候，我的心是如何的飞扬而凄惻！

痴绝的无数的送别者，在最远的江岸，仅仅牵着这终于断绝的纸条儿，放这庞然大物，载着最重的离愁，飘然西去！

船上生活，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泼。除了三餐外，只是随意游戏散步。海上的头三日，我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套圈子，抛沙袋，乐此不疲，过后又绝然不玩了。后来自己回想很奇怪，无他，海唤起了我童年的回忆，海波声中，童心和游伴都跳跃到我脑中来。我十分的恨这次舟中没有几个小孩子，使我童心来复的三天中，有无猜畅好的游戏！

我自少住在海滨，却没有看见过海平如镜，这次出了吴淞口，一天的航程，一望无际尽是粼粼的微波。凉风习习，舟如在冰上行。过了高丽界，海水竟似湖光，蓝极绿极，凝成一片。斜阳的金光，长蛇般自天边直接到栏旁人立处。上自穹苍，下至船前的水，自浅红至于深翠，幻成几十色，一层层，一片片的漾开了来。——小朋友，恨我不能画，文字竟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写不出这空灵的妙景！

八月十八夜，正是双星渡河之夕。晚餐后独倚栏旁，凉风吹衣，银河一片星光，照到深黑的海上。远远听得楼栏下人声

笑语，忽然感到家乡渐远，繁星闪烁着，海波吟啸着，凝立悄然，只有惆怅。

十九日黄昏，已近神户，两岸青山，不时的有渔舟往来。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圆扁的，大家说笑，便道是“馒头山”。这馒头山沿途点缀，直到夜里。远望灯光灿然，已抵神户，船徐徐停住，便有许多人上岸去。我因太晚，只自己又到最高层上，初次看见这般璀璨的世界，天上微月的光，和星光，岸上的灯光，无声相映。不时还有一串光明从山上横飞过，想是火车周行。……舟中寂然，今夜没有海潮音，静极心绪忽起：“倘若此时母亲也在这里……”我极清晰的忆起北京来。小朋友，恕我，不能往下再写了。



《寄小读者》是1923—1926年冰心留美期间为《晨报副刊》的“儿童世界”专栏所写的通讯。此篇从送别写起，在以离情别意为思念祖国、亲朋作了感情上的铺垫之后，总写了海上头三天的清新而活泼的生活。童年冰心是在海滨度过的，以自幼爱海的童心观海、写海，自当美丽非凡而又牵动魂魄。这样描写，既讴歌了童心，又为写海定下了赞颂与抒怀的基调。作品连写三次海景，却不觉得重复、拖沓，倒有简洁明快、层层出新之感。

寄小读者

(二)

朝阳下转过一碧无际的草坡，穿过深林，已觉得湖上风来，湖波不是昨夜欲睡如醉的样子了。——悄然的坐在湖岸上，伸开纸，拿起笔，抬起头来，四围红叶中，四面水声里，我要开始写信给我久违的小朋友。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水面闪烁着点点的银光，对岸意大利花园里亭亭层列的松树，都证明我已在万里外。小朋友，到此已逾一月了，便是在日本也未曾寄过一字，说是对不起呢，我又不愿！

我平时写作，喜在人静的时候。船上却处处是公共的地方，舱面栏边，人人可以来到。海景极好，心胸却难得清平。我只能在晨间绝早，船面无人时，随意写几个字。堆积至今，总不能整理，也不愿草草整理，便迟延到了今日。我是尊重小朋友的，想小朋友也能尊重原谅我！

许多话不知从哪里说起，而一声声打击湖岸的微波，一层层的没上杂立的湖石，直到我蔽膝的毡边来，似乎要求我将她介绍给我的小朋友。小朋友，我真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绍她！她现在横在我的眼前。湖上的明月和落日，湖上的浓阴和微雨，我都见过了，真是仪态万千。小朋友，我的亲爱的人都不在这里，便只有她——海的女儿，能慰安我了。Lake Waban，谐音会意，我便唤她做“慰冰”。每日黄昏的游泛，舟轻如羽，水柔如不胜桨。岸上四围的树

叶，绿的，红的，黄的，白的，一丛一丛的倒影到水中来，覆盖了半湖秋水。夕阳下极其艳冶，极其柔媚。将落的金光，到了树梢，散在湖面。我在湖上光雾中，低低的嘱咐他，带我的爱和慰安，一同和他到远东去。

小朋友！海上半月，湖上也过半月了，若问我爱哪一个更甚，这却难说。——海好象我的母亲，湖是我的朋友。我和海亲近在童年，和湖亲近是现在。海是深阔无际，不着一字，她的爱是神秘而伟大的。我对她的爱是归心低首的。湖是红叶绿枝，有许多衬托。她的爱是温和妩媚的。我对她的爱是清淡相照的。这也许太抽象，然而我没有别的话来形容了！

小朋友，两月之别，你们自己写了多少，母亲怀中的乐趣，可以说来让我听听么？——这便算是沿途书信的小序，此后仍将那写好的信，按序寄上。日月和地方，都因其旧。“弱游”的我，如何自太平洋东岸的上海绕到大西洋东岸的波士顿来，这些信中说得很清楚，请在那里看罢！

不知这几百个字，何时方达到你们那里，世界真是太大了！



此文以写湖为主，极写湖之美。全篇以“我”的感情为线索，物我相合，情景交融。面对异国风景，“我”不禁想到自己“已在万里之外”，于是满怀乡情“开始写信给我久违的小朋友”。“我”对湖的描绘和赞美，既因为它的美是客观存在，也因为“我的亲爱的人都不在这里”，只有湖以独具的魅力给“我”以安慰。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故国、故土的依恋与怀念。

纸 船

我从不肯妄弃一张纸，
总是留着 留着，
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
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
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叠着，
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他到的地方去。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惊讶他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万水千山，求他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这首诗是作者1923年出国留学途中在海船上写的一首诗，是她面对大海，以赤子之心，寄情于慈母的诗作。第一节写叠纸船抛下大海的行动，第二节写一种执著的意愿，第三节写一种感人的梦境。作者凭借叠纸船嬉水这种孩提时的游戏，遥寄对母亲的怀恋，创造出悱恻的梦幻般的意境。

诗的女神

她在窗外悄悄的立着呢！
帘儿吹动了——
窗内，
窗外，
在这一刹那顷
忽地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看呵，
是这般的：
满蕴着温柔
微带着忧愁，
欲语又停留。

夜已深了，
人已静了，
屋里只有花和我，
请进来罢！

只这般的凝立着么？
量我怎配迎接你？
诗的女神呵！

还求你只这般的，
经过无数深思的人的窗外。



这首诗写于1921年。作者略其形而直取其神，完全放弃了柳眉朱唇类的勾勒描绘，一个柔和似水、楚楚动人的“女神”却栩栩如生，飘然纸上。冰心将她获得灵感的过程，对诗、对艺术美的认识 and 追求，转化成一幅有声有色、感性极强的画面，转化成一种神奇动人的幻景，情境交融，出神入化，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一个含意深邃的艺术境界。

往事

(一)

将我短小的生命的树，一节一节的斩断了，圆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我要一片一片的拾起来看：含泪的看，微笑的看，口里吹着短歌的看。

难为他装点得一节一节，这般丰满而清丽！

我有一个朋友，常常说，“来生！来生！”——但我却如此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第一个厚的圆片是碧海；海的西边，山的东边，我的生命树在那里萌芽生长，吸收着山风海涛。每一根小草，每一粒沙砾，都是我最初的恋慕，最初拥护我的安琪儿。

这圆片里重叠着无数快乐的图画，憨嬉的图画，寂寞的图画，愚拙的图画，和泛泛无着的图画。

放下罢，不堪回忆！

第二个厚的圆片是绿阴；这一片里许多生命表现的幽花，都是这绿阴烘托出来的。有浓红的，有淡白的，有不可名色的……

晚晴的绿阴，朝雾的绿阴，繁星下指点着的绿阴，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绿阴！

感谢这曲曲屏山！他圈住了我许多思想。

第三个厚的圆片，不是大海，不是绿阴，是什么？我不知道！

假如生命是无味的，我不要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